

严丽霞

爱里乾坤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严丽霞

爱里乾坤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情天恨海·恨海情天·欲舍难弃

蜜意柔心·柔心蜜意·爱里乾坤

漂亮聪慧的少女佩珍只身来到繁华的都市，汇入庞杂的女佣大军，原只想挣几个小钱帮贫困的哥哥结婚成家，不料踏入主人家后，却因美貌倍受颠沛。

花花公子秦皓无耻追逐，欲将她霸为情妇。

暴富屠夫马二抛金买笑，想和她一夜风流。

新派画家小柯甘做爱奴，要把她移上画屏。

大学教师秦逸一片痴心，誓与她恩爱白头。

束手无策的佩珍身处数十种纠葛之中，欲爱不能，

欲走无门，饱受屈辱的同时也逐渐变柔弱而刚强。她当

罢女用，又当盲户，当罢盲户，又走上了果本莫寺印时

爱 里 乾 坤

严 丽 霞

责任编辑：周 实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*

199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125 插页：2

字数：202,000 印数：1—15,100

ISBN 7—5404—0658—5

I·528 定价：3.50元

引子

也许是喝了城里漂白水的缘故吧，离家一年多的芸芳，粗糙的黑脸盘漂白了许多，肉嘟嘟的胖脸也瘦了一圈。

她精心刻意地妆扮了一番，肥腴硕实的腰肢紧绷着一条粉红的柔姿裙，里面隐约可见的胸罩、三角裤衩，紧紧兜着她那下垂的奶子和滚圆的屁股。

她描过眉，厚实性感的嘴唇及十根短粗的手指甲上亦被涂抹得血红，活像是刚抓过血肉啃咬了一顿似的，让人瞅着直发毛。

尽管这身妆扮还透着浓郁的土味，但在衣襟破旧褴褛的女伴里，仍鹤立鸡群，分外惹人注目。

女伴们簇拥着她，羡慕地揉搓着她身上的裙料，一边向她细问城里的世界。

芸芳不仅模样衣着变了，就连说话的口音也变了。舌头卷曲着，发出一串半生不熟的官腔，引得女伴掩嘴哧哧直笑。

芸芳鄙夷地睥睨她们一眼：“哼，我直司（这是）普通话，城里人都是这么哇的。”

旁边一个高挑秀气的姑娘笑着纠正她：“不是‘zhí’是‘zh——e’这，‘是’要卷舌，不能念‘司’。”

芸芳显然不满佩珍的纠正，嗔怨地白了她一眼，悻悻道：“你又没到过城里，郎个知道普通话的哇法？”

“小学我们学的拼音，‘这’和‘是’就是这么拼的

嘛。”

说到小学的拼音朗读，芸芳不得不服气默认了。以前在班上，佩珍的读音最准，常让老师挑出作示范。

其他女伴则不耐烦这读音的正误，心急地催促道：“管他是‘这’还是‘直’哩，我俚听得懂。芸芳，接着哇下去，城里厕所是郎个样子？”

芸芳的舌头扯直了，话语也流利了许多：“那上面呀，铺满了雪白雪白的瓷片儿，嘿，踩上去溜溜滑咯。有次，我趿着塑料底拖鞋上去，趴地滑了一跌，一屁股坐到茅坑里去了……”

“哟，那不臭死个人！”一姑娘捂着鼻子惊呼道。

芸芳鄙夷地撇了撇嘴：“你以为城里人的茅坑像你家那样臭哄哄啊，人家的茅坑是一只长长的瓷盆子，拉了屎尿就冲掉，比你家装米的缸还要干净几百倍哩。”

那姑娘被噎得低下头去，不敢再吭一句。

其他姑娘则羡慕地直咂舌：“啧啧，城里人硬是金贵，拉屎个东西都咯讲究。妈的，下世做牛做马也要投胎到城里去做。”

“唉，听说城里女崽男崽都是搂着在大街上走，是咯样啵？”

“这有啥哩希奇，城里人谈对象都作兴这样。有次我坐电车到街上买东西，有一男一女搂着站在我面前，一路上尽是啵啵的声音。起先，我还以为是下雨了，等我抬头一看，嘻嘻……”芸芳掩嘴嘻笑不止。

“是啥哩？”女伴们的眼睛都瞪得如铜铃般大。

“是他俩亲嘴的叭叭响哩。”

说的人嘻嘻哈哈毫不在意，倒把听的人臊得跺脚直啐

道：“呸！呸！城里人真没皮没臊，人面前也敢干这个。”

“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爱情嘛……”她不以为然地扁了扁嘴。

“哟，看你说得咯么轻松，八成也被城里人咯么亲过吧。”一女伴戏谑道。

其他人也一拥而上，七嘴八舌起哄道：“快老实交待，亲过几回？”

“快说，不然就挠你的痒痒了！”

“嘻嘻嘻……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

众人嬉闹推揉成一团。

芸芳到底是出去闯荡了一年多，脸皮子也忒厚。她用力挣脱女伴的包围，娇喘吁吁地嗔骂道：“哟，看你们这么猴急样，敢是想男人想疯了。要尝尝这滋味么，抱抱你们没过门的男人啃啃就知道了……”

话音还没落，立即招来一顿啐骂：“该死！该死！好个没羞的死妮子，真该看打。”

“对，快撕烂她的嘴……”

“撕烂她的嘴……”

众人又厮混笑闹成一堆了。

闹完笑够后，女伴们又急着要芸芳讲城里的轶闻趣事。

芸芳则端起架子：“有啥哩好讲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干脆跟我到城里找个事做，什么新鲜事都给你们看个够。”

众人一时语塞，不由面面相觑。

芸芳“扑哧”乐了：“是急着要嫁老公吧？行呀！生伢崽，养猪娃，安安份份地做你们的婆娘去。别听这些城里的事，不然搅得你们花心野肠，我可担当不起这个罪名。”说

着就下逐客令。

众人被芸芳这番话点到痛处，一时情绪陡落，再者也怕她这张没遮没掩的嘴又说出什么令人难堪的话来，便纷纷起身告辞了。

“芸芳，你什么时候走？”佩珍低声问道。

“难说，可能住个三五天吧。咳，真是脏透了，瞧这满屋的苍蝇，嗡嗡爬得真烦死人了。人家城里，纱门纱窗，屋里半根苍蝇毛也看不见。”她厌烦地挥开手绢，将那几只放荡轻佻，时时追逐偷吻她的苍蝇从脸颊身上拂去。

“我也想和你一块去。”

芸芳咬着手绢角：“你去？你老爹会肯？”

“大哥娶了媳妇，她可以操持这个家了。”

“金苟呢？他会批准么？”

“管他哩，我得挣些钱帮我二哥娶媳妇。”她异常冷漠地道。

“行啊！”芸芳朝佩珍肩头重重一拍道：

“你早就该跟我一块出去啦，憋在这山窝里，咱们算是白活了十九年。嘿，不是我讲你，我要是有你这脸蛋，早到城里另找主了，跟金苟那样的男人，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。”

真是哪壶不开，偏提哪壶。佩珍心剧烈地抽搐了几下，她阴郁个脸，一声不吭地出去了。

“这个闷罐子！”芸芳低声嘀咕了一句，走到厅堂前，对着墙上的小方镜，拢拢头上高高蓬起的卷发，扁扁的柿子饼脸上，溅起一个满意而自得的笑靥。

一星期后，佩珍随着芸芳坐了一天汽车、两天火车，才来到京城。

她懵懵懂懂跟芸芳赶到主人家时，已是掌灯时分，开门的是一个颀长高个、浓密黑发的俊小伙子。

他一见芸芳，两手一摊，一惊一乍道：“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你总算回来啦！家里脏乱得都快成垃圾房了。”

边说着，两眼骨碌碌，极不安份地瞟向垂手呆立在芸芳身后的佩珍，轻佻而露骨地嘻笑道：“哟！她是谁？好俊俏的小妞嘛。”

“佩珍。和我一个村，想来这找点事做，她头次进城，东南西北都分不清，我想今晚让她跟我睡。”

“行啊，进来吧，屋里空着哩，再来几个，也不愁没地方住。”小伙子极爽快乐意地答应道。

芸芳脸上这才绽出放心的笑容，对佩珍介绍道：“这是秦皓。”

说着，便拉扯着佩珍穿过院子，径直走到厅屋。

屋里，开着一台二十吋彩电，正在播放《红楼梦》，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仰靠在沙发上，怔怔盯视在屏幕上。

“吴主席，我回来了。”芸芳毕恭毕敬地招呼道。

她扭头瞅了一眼，冷冷一个“嗯”，算是回答了。蓦然，她看到佩珍，眼里闪过几丝狐疑和戒备。

芸芳赶紧解释道：“她是我老乡，出来找事做，明儿一早就走。”

老太太鼻子重重一哼，满脸不悦地指责道：“什么阿猫阿狗都往这儿带，我家成旅社了？”

佩珍的脸腾地一下像是遭火烙了一般，麻辣火烧，羞愤难当。城里人就是这样待客呀。这是佩珍始料不及的。她难堪地欲转身走。

芸芳紧紧拽着她的衣角，出来打圆场道：“吴主席，她就住一晚，明儿一早就去找人家。”边说着，边向跨腿进屋的秦皓丢了一个求援的眼色。

他会心一笑，上前数落母亲道：“妈，你怎么又糊涂了。人家一个单身女子头次进城，黑灯瞎火的，你让她住哪儿去？要是遇着坏人，出了事怎么办？哼，还亏你当了多年的妇联主席，整天叫嚷要保护妇女，这回，怎么就不保护了？”

老太太眨巴着小豆豉眼，嘟嘟哝哝辩解道：“谁说不让她住了，我吴素凡好歹也有四十多年的党龄，怎么会连这点觉悟也没有？”

秦皓得意地朝她俩眨眨眼，半是嘲讽半是调侃地道：“对啰，这就具有共产党员的宽阔胸襟啰，真不愧是革命的老妈妈……”

“去！去！去！老娘不要你来戴高帽，少在这油腔滑调地搅舌头。”吴老太尽管嘴上骂着，脸色却和悦了不少，吩咐道：“芸芳，你给她开一张折叠床吧。”

“哎，谢谢吴主席。”芸芳不失时机又恭维地称呼一句道。

一旁，秦皓也上前接过佩珍手中的包，殷勤地道：“跟

我来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洗洗干净，早点歇息吧。”

见此，佩珍不好再执意要走，便跟着他，来到最西头的小屋。

这是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杂物间，坛坛罐罐和旧桶之类的杂物占去了一半的空间。靠窗边放着芸芳一张木架单人床和一旧书桌，房内所剩下的空间已不多了。

秦皓放下行李，对芸芳使了个眼色：“厨房有热水，你们去洗吧，我走了。”

秦皓刚走，芸芳翻出换洗衣裤，忸怩地对佩珍道：“我先去洗澡，完了再来叫你。”

半个时辰过去了，还不见芸芳归来。

“这妮咋啦，这澡还洗出花来。”佩珍揉着困倦发涩的眼皮，等得有点不耐烦。几天旅途，浑身汗渍渍、灰蒙蒙的，直想早点洗个清爽，好上床睡个痛快觉。

她不想再等了，卷起一套换洗的衣裤，悄悄趑出了房门。

这是一幢四合院，房子“门”形地排着，哪间是厨房？院内黑乎乎的，各扇门窗里都熄了灯。她初来乍到，不敢贸然去敲门，只得壮着胆，边走边找。

走过东厢房第二间，隐约听得里面有“嗤嗤”的嘻笑声。是芸芳的！佩珍一听那味儿就知是她无疑。芸芳笑起来很特别，就像是一个怕挠痒的人，让人按着挠胳肢窝，笑得颤颤巍巍，让人耳不忍听。

她正欲高声喊叫，可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：“宝贝，别去，再陪我玩一会。”

“不行，佩珍还在等我叫她洗澡哩。”

门“吱呀”一下开了，佩珍来不及躲避，与出门的芸芳

撞了个满怀：“啊！……佩珍……是……是你呀……”

芸芳见私情被暴露，满是羞惭尴尬之色。

倒是她身后的秦皓，毫不在乎地咧嘴一笑：“你来了。嘿嘿，我秦皓是好客之人，大门向所有的姑娘敞开。嘻嘻，特别是你这种漂亮迷人的姑娘，来，进来玩玩吧。”他轻薄露骨地邀请道。

佩珍心里“格登”一跳，臊得满脸绯红：“不，我……我是来找厨房的……”

芸芳用手梳理好自己蓬乱的头发，低声道：“走！我带你去。”

佩珍走进嵌满白瓷砖的卫生间，赤裸的身子泡在装满温热的大浴缸里，尽情开了次“洋荤”。当她带着清新潮热的身子回到杂屋时，屋里阒无一人，芸芳准又是到秦皓那儿去了。

佩珍躺在钢丝折叠床上，辗转难眠：芸芳把城里吹得天花乱坠，其实，远不是这么回事。从刚才吴老太神经质的责骂和秦皓那色迷迷的轻薄相，可见芸芳的处境是极其难堪困窘，她根本没说实话。

佩珍有些后悔，也为自己将来的处境害怕担心。

正胡思乱想着，芸芳悄悄推门进来了。

“芸芳！”一声叫唤，把她吓了一跳。

“哎呀，你还没睡呀。”芸芳扯开电灯，一脸忸怩之色。

“芸芳，你……你和秦皓恋爱了？”佩珍直言不讳地问道。作为朋友老乡，她想尽尽自己的责任，莫让芸芳玩这种

危险的男女游戏，秦皓决不是那种终身可托付的男人。

芸芳也料难以瞒住佩珍，和盘端出道：“啥哩恋爱哟，我俚咯种身份的人，郎叽配得上这些凤子龙孙们，不过是在一起玩玩，解解闷而已。”

佩珍见她说得如此轻飘，不禁有些愕然：“这样玩，受伤害的只会是你呀。”

“哼，谁让我俚地位下贱，是伺候人的保姆呢？”她两眼发潮，不无辛酸地苦笑道。

“可保姆也是人呀。芸芳，你不好换户人家做吗？”佩珍不解地道。

芸芳摇摇头：“佩珍，你不知道，这里人要住上这种房子，非得副部级以上的大官，可这种大官又有多少呢？给平民百姓当保姆，唔！那罪我是受够了，没有厕所没有洗澡间不说，晚上布帘一拉。得，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全挤睡在布帘墙的两边。大哭小闹，还有夫妻干那种事的，都听得见。吓！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。你看我在这多好，一人一间房，自由自在。工钱嘛，也多个几块。你不知道哇，这种人家在保姆中也是抢手货。我这位置，别人想谋都谋不到哩。”言语中，倒多了几分炫耀和自得。

见此，佩珍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是担心地问道：“你和秦皓的事，他家里知道吗？”

芸芳嘟哝着嘴：“知道又能咋的？这个混世魔王，想干啥就干啥哩，屋里哪个也奈何不了他，恐怕只有阎王老子才能管住他。”

“那你哩，是不是真爱上了他了？”佩珍着急地追问道。

她苦涩笑笑：“爱他？他是个心中装了二十五亿女人的色鬼，凡是女人他都爱。”

“既然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干嘛还要和他好？”佩珍极不满意地道。

芸芳重重叹了口气：“咳！你不知道，这小子尽管是个好色之徒，可为人还是挺直爽，爱打抱不平。在这屋里，要不是他处处护着我，我早被这讨厌的老太婆赶出秦家了。”

“可你这样做，不是太对不起福生了么？”

“嗨！管他哩。告诉你吧，我现在正存钱，等凑足了三千元的订婚礼金，我就去退婚。佩珍，不瞒你说，这辈子我也不会回去了，是死，也死在城里。我可不愿意走我妈妈的老路，一辈子累死苦死在大山里。”

“可你将来怎么办？总不可能做一辈子的保姆吧？”

她顿时神色黯然：“如果城里没人愿娶我，我就做一辈子的保姆，也比苦死在农村强。”

“我看你和秦皓到了这种地步，不如干脆嫁给他好了。”

芸芳的头像拨浪鼓似地摇着：“这决不可能。你没见他右手无名指戴了一个金戒指，这表明他这辈子都不会结婚，他们独身俱乐部的人都是这样戴戒指的。”

佩珍更疑惑了：“既然打算独身，他干嘛还要纠缠你？”

“他独身，就能更自由地玩女人呀。不然成家了，有个老婆管住，他能这么三天两头地换女朋友么？”

佩珍听了，不由感到一阵寒栗：天哪，但愿我明天不要碰到这样的主人。否则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。

佩珍不由后悔自己的冒失，要不然，进城一分钱没挣着，倒要赔上一百多元的路费，爸爸和哥哥准会痛骂我一顿的。

芸芳见佩珍满脸阴悒沮丧地垂着头，不解其意，仍兴致

勃勃地向她抖落秦家的丑事：“城里就怪事儿多，这家老头子别看当过堂堂的副部长，在家熊包一个，怕老婆怕得像个龟孙子一样。夫妻俩，一个住东厢房，一个住西厢房，连吃饭都不愿和吴老太打个照面，常要我送饭到他卧室里去吃。气得老太太动辄发怒，唠唠叨叨诉落他，说他讨厌她，不愿见她，是心里还想着那小护士狐狸精。嘻嘻，听说那护士是老头的情妇，两人干那好事时，让这吴老太当场抓住。所以，每回两人吵架，只要吴老太一念这个咒，老头就没辙了，便一人躲到屋里生闷气去了。明儿一早，你就会看见他，每天清早，他都要在院子里舞剑练气功。他是个好老头，可惜就是太怕老婆了。”

说着，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：“哦，我还忘了告诉你，秦皓说，他嫂子家可能需要保姆。明儿他去问一声。如去她家，那太好不过了，她家是老红军，资格比秦家还老哩。这样，我俩也有机会走动走动。”

佩珍担心地问道：“她家有没有秦皓这样的人？”心想，如有，就是条件再优越，也万万去不得。

芸芳的话让她一块石头落了地：“没有，她家除了两老，就她。她有三个哥哥，都在外地工作。不过，你得当心，这女人是够辣的。”

“我不怕，我尽职尽责做好份内事，不惹她不撩她，她总不会故意找我的不是吧。”

芸芳笑笑：“但愿如此吧。”

老办法好，冬儿事消燕里想”。事正前案案着样献向献献得个剩前前登登，个一前燕案齐，斗前前堂堂长长登登于却致，良良西升个一，良良案升个一，两妻夫。料一千杯升。

翻去里室个前前对致将要二面照个其太李吴席照不翻过翻不，翻天封翻翻，翻翻利便便翻翻，恐其翻在大大翻翻户虽士能翻翻翻，翻翻。翻翻翻士能小翻翻翻五里心皇，翻风翻。

外贸大厅的挂钟“当当当”地敲第九声时。秦皓吹着口哨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悠哉悠哉地晃进办公室。

屋里六张桌子，除了科长马斐一本正经地端坐在办公桌前，其他桌都空着，人都簇拥聚集在后面的墙旮旯里。

“妈的，又分啥转销货啦。”秦皓忙奔了过去，凑进了一个脑袋：是一箱子各色金丝绒绣花拖鞋。

妈的，老外哪这么高级臭讲究，这么精美的拖鞋竟也不合格，又是转内销。

其实，这些被外商打下来转内销的次品，其款式质量比国内的一级品还高，价钱只及它的十分之一。科里回回分内销货时，就成了秦皓给姑娘献殷勤的最好礼品。当然，今天这大好机会，他更不会错过的。

“喂，多少钱一双？”他也从箱里抓出一双墨绿色绣梅花的拖鞋。纤巧、高雅，嘿，要穿在茜茜那双白嫩的细脚上，简直盖啦！

“五角钱一双，每人三双，可少不可多。”旁边一女子撅起圆嘟嘟的屁眼嘴，一边答道，一边细细端详着手里一双大红拖鞋，看看不甚满意，丢在箱里，又弯腰拣起一双咖啡色的瞅着，她怀里已抱着一双天蓝色和一双玫瑰红。

操！好看的全让她们给挑光啦。秦皓暗暗地骂了句，急急弯下腰去，也在箱中翻找了起来。

他又挑了一双大红和一双枣红，可眼珠子还恋恋不舍地瞅着剩下的拖鞋嘀溜溜地打转转，真是物美价廉，可惜就是太少了些。

“喂，还有谁不要的么？让给我好了。”秦皓厚着脸皮寻问道。

众人都不吭气，装着没听见一般。

“屁眼嘴”斜睨了他一眼，撇撇小嘴道：“哟，三双还不够送，你到底有多少情人嘛。”

“嘻嘻，这自然是多多益善呗。”秦皓嬉皮笑脸地道。

马斐抬起了头，正色地瞅他一眼道：“你少在这耍贫嘴了，正经干自己的活去吧。我只要一双，那两双让给你就是了。”

“哎哟！怪道人家说：亲不亲，一家人。还是嫂子疼惜我。”秦皓高兴地挤眉弄眼道。

马斐显然很喜欢这个称呼，尽管嘴里责骂着，脸上却透着一层蜜蜜的笑意：“得了，少来这一套！你当心贪多了嚼不烂，不怕到地狱里五马分尸吗？”

秦皓更涎着脸皮嬉笑道：“哎呀，大嫂子啦，你还没过门，就这么诅咒我，不怕我在公婆、哥哥面前说你的坏话，捣你的鬼么。人说长嫂如母，你就是这样对待小叔子，一点也不痛惜爱着我么。”

见他越说越邪门了，马斐狠狠啐了他一口：“呸，死没正经的，难怪你哥说你是烂泥糊不了壁。见了女人就骨头酥，像只叭儿狗似的，真没出息。”

他听了，马上变色，悻悻道：“哼，咬人的狗不叫。别看他表面上一本正经，道貌岸然的样子，背地和女人，还不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。我这人其实就是嘴巴喜欢沾便宜，不

像他，光做不说，真他妈的虚伪透了……”

马斐见他啰嗦不停地数落秦逸的不是，心里大为不悦，不禁以几分厌烦的口吻打断他的话：“行了，少说两句。没人把你当哑吧卖了。这月的审计表，你今天一定得拿出来，再这么拖三拉四的，我可对你不客气了。”

说也怪，偏他这么个剃不动、嚼不烂、无人奈何得了的牛皮糖、橡皮筋似的人，对这顶头上司——未来的嫂子还有几分畏惧，见她面露愠意，不由也收敛了几分：“是，遵旨。”

尔后，他又凑上前，讨好地道：“马斐，你不是要找保姆么，我家小保姆带来一个老乡，那模样俊极了，你要不要？”

马斐瞪视了他一眼，不无酸溜溜道：“我找保姆干活，又不是选美，要那么漂亮干嘛。”

他龇牙咧嘴地笑了：“对！对！你是个女的，自然不会要，同性相斥嘛。”

马斐啐了他一口：“真没皮没臊。”

可想想，她又对秦皓道：“哎，下班后，我上你家瞧瞧去。而今，可靠老实的保姆还真不好找。前几日，我们大院有一家，在公园保姆角里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，没干两天，就将她家抽屉的五百元钱洗劫一空，人也没影了。”

“这你就放心，她决不会干这事的。若真是偷了钱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一封信写到他们乡里，保管叫她乖溜溜地退回来不可。”秦皓拍着胸脯打保票道。

闻此言，马斐心里已有十二分的愿意。何况，她家现在正急需找个保姆。小姐姐连来几封信，说这月底要生孩子了，想妈妈到她那儿去帮帮忙。可在她家干了二十年的保姆